

吞下宇宙的 男孩

「澳」特伦特·戴顿

著 胡绯

译



你的结局，是一只断气的蓝鹌鹑。

A Novel

Trent Dalton
Boy Swallows Universe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你的结局，是一只断气的蓝鹈鹕。

A Novel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吞下宇宙的 男孩

〔澳〕特伦特·戴顿

著 胡绯

译

Trent Dalton
Boy Swallows Univer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吞下宇宙的男孩 / (澳) 特伦特·戴顿著 ; 胡绯译

· 一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

ISBN 978-7-5321-8001-1

I. ①吞… II. ①特…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18127号

Boy Swallows Universe by Trent Dalton

Copyright © Trent Dalton 2018.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ustralia Pty Limited in 2018.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ustralia Pty Limite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21-0549号

出版人: 毕 胜

责任编辑: 崔 莉

特约编辑: 吴 涛

封面设计: 星 野

书 名: 吞下宇宙的男孩

作 者: [澳] 特伦特·戴顿

译 者: 胡 绯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393千字

印 次: 2021年9月第1版 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

I S B N: 978-7-5321-8001-1 / I·6343

定 价: 8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特伦特·戴顿

澳大利亚记者，小说家。

他生于1979年4月23日，成长在布里斯班北郊郊区布雷肯里奇，曾是《信使报》的记者，如今为《周末澳大利亚人》撰稿。2018年，他出版了处女作《吞下宇宙的男孩》，入围2019年迈尔斯·富兰克林奖，之后陆续获得十项文学奖。

胡绯，女。前国际赛事双语新闻经理，前大型中文报纸要闻编辑，毕业于英语语言文学、跨文化传播、MBA专业，现居欧洲。

已出版译著《消失的爱人》《孤儿列车》《火车上的女孩》《别相信任何人》《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世上另一个我》等。

吞
下
宇
宙
的
男
孩

特伦特·戴顿 著
胡绯 译

ISBN 978-7-113-21111-1

Trent D
Boy 2w

献给我的父母
献给乔尔、本、杰西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0
第四章	30
第五章	40
第六章	50
第七章	60
第八章	70
第九章	80
第十章	90
第十一章	100
第十二章	110
第十三章	120
第十四章	130
第十五章	140
第十六章	150
第十七章	160
第十八章	170
第十九章	180
第二十章	190
第二十一章	200
第二十二章	210
第二十三章	220
第二十四章	230
第二十五章	240
第二十六章	250
第二十七章	260
第二十八章	270
第二十九章	280
第三十章	290
第三十一章	300
第三十二章	310
第三十三章	320
第三十四章	330
第三十五章	340
第三十六章	350
第三十七章	360
第三十八章	370
第三十九章	380
第四十章	390
第四十一章	400
第四十二章	410
第四十三章	420
第四十四章	430
第四十五章	440
第四十六章	450
第四十七章	460
第四十八章	470
第四十九章	480
第五十章	490
第五十一章	500
第五十二章	510
第五十三章	520
第五十四章	530
第五十五章	540
第五十六章	550
第五十七章	560
第五十八章	570
第五十九章	580
第六十章	590
第六十一章	600
第六十二章	610
第六十三章	620
第六十四章	630
第六十五章	640
第六十六章	650
第六十七章	660
第六十八章	670
第六十九章	680
第七十章	690
第七十一章	700
第七十二章	710
第七十三章	720
第七十四章	730
第七十五章	740
第七十六章	750
第七十七章	760
第七十八章	770
第七十九章	780
第八十章	790
第八十一章	800
第八十二章	810
第八十三章	820
第八十四章	830
第八十五章	840
第八十六章	850
第八十七章	860
第八十八章	870
第八十九章	880
第九十章	890
第九十一章	900
第九十二章	910
第九十三章	920
第九十四章	930
第九十五章	940
第九十六章	950
第九十七章	960
第九十八章	970
第九十九章	980
第一百章	990

本故事纯属虚构，与现实中的事件、人物、团体无关。

《吞下宇宙的男孩》

所获奖项

澳大利亚图书业奖2019年度大奖
2019 ABIA Book of the Year Award, Winner

独立书店之选2019年度大奖
2019 Indie Book Award, Winner

UTS格兰达·亚当斯新晋作品2019年度NSW文学奖
2019 UTS Glenda Adams Award for New Writing, NSW Premier's
Literary Awards, Winner

民众之选2019年度NSW文学奖
2019 People's Choice Award, NSW Premier's Literary Awards, Winner

MUD文学奖2019年度奖
MUD Literary Prize 2019, Winner

澳大利亚图书业马特·里歇尔奖2019年度新人奖
2019 ABIA Matt Richell Award for New Writer of the Year, Winner

澳大利亚图书业文学虚构类2019年度奖
2019 ABIA Literary Fiction Book of the Year, Winner

澳大利亚图书业有声书2019年度奖
2019 ABIA Audiobook of the Year, Winner

迈尔斯·富兰克林2019年度文学奖
2019 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 Longlisted

柯林·罗德里克2019年度奖
2019 Colin Roderick Award, shortlist

吞下宇宙的男孩

产品经理 | 吴 涛

技术编辑 | 朱君君

装帧设计 | 星 野

封面插画 | 芜 意

责任印制 | 刘 淼

出品人 | 吴 涛

目录

预言之子	001
彩虹少年	018
跟踪高手	041
狱中来信	070
猎牛小子	095
灾星临头	129
逃之夭夭	157
邂逅佳人	202
醉鬼初醒	222
四面楚歌	237
呼救之声	249
神鬼让道	271
偷天换日	302
真幻难辨	341
勇斗蜘蛛	346
绞索渐紧	364
拼命小子	377
飞天之子	392
闹海之子	411
摘月之子	432
吞下宇宙之子	504
佳人相救	506

预言之子

你的结局，是一只断气的蓝鹌鹑。

“你看见了吗，麻秆？”

“看见什么啦？”

“当我没说。”

“你的结局，是一只断气的蓝鹌鹑。”——我肯定没有看错。

“你的。结局。”——百分之百错不了。“是。一只。断气的。蓝鹌鹑。”

*

麻秆那车的挡风玻璃裂了条缝，看上去活像个简笔人物：高个子，没胳膊，正冲王公贵族鞠躬哈腰。麻秆那车的挡风玻璃裂了条缝，看上去活像麻秆本人。汽车雨刮把积灰搅成了泥浆，甩到我坐的副驾驶座侧。麻秆点拨我说，有个高着儿可以帮我铭记

人生中的点滴：要么，把那些时刻或景象跟我的随身物挂上钩；要么，就跟我在日常生活中常打交道的东西挂上钩，比如鼻子耳朵啦，被子床单啦，锅碗瓢盆啦。如此一来，算是给每个细节都上了一道双保险。

正是靠着这着儿，麻秆当初才吃定了“黑彼得”，才能从号子里逃出生天。万事皆有两重解读之道：一为“当下”，也就是麻秆当年所待的牢房——博格路监狱2区D9号囚室；一为“别处”，也就是他脑中，他心中无边无际、无拘无束的天地。“当下”乏善可陈，只有四面绿色水泥墙，无尽的黑暗，孤零零又不动弹的麻秆本人，再加上一张焊在墙上的角铁钢架网格床，一把牙刷，一双布质囚鞋。不过，谁又知道，只消某个不吭声的监狱看守从囚室门洞里塞进来一杯隔夜牛奶，就能让麻秆翩然置身“别处”，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蕨森林¹，摇身变成布里斯班郊区瘦巴巴的农场年轻小工，动手挤起了奶。小臂上的一块疤，通向年少时骑单车的一幕；肩头的一块晒斑，通向阳光海岸的海滨胜地。只要伸手轻抚，麻秆就灵魂出窍，扑腾一声遁出了博格路监狱2区D9号囚室。虽说不是自由身，却有着一颗自由心，一刻也无需逃亡，差不多跟他被关进号子之前一样逍遥了——在那之前，麻秆虽说是货真价实的自由身，却难有一刻不在亡命天涯。

麻秆伸出拇指，轻抚指节，指节上的起伏就会把他带到“别处”，带到黄金海岸腹地的山丘，带到春溪瀑布。D9号囚室冰凉的铁床，顿时化作了久经冲刷的石灰岩；麻秆赤足下冰凉的水泥地，顿时化作了夏日碧波，暖意融融，漫过他的脚趾。麻秆舔舔干裂的嘴唇，又恍然记起艾琳完美柔润的红唇，记起那红唇覆上他的唇是何等美妙，记起佳人的勾魂一吻如何洗尽他所背负的罪

1. 蕨森林，又有译作费尼格罗夫，布里斯班市辖区。

孽与苦痛，恰似兜头淋下的春溪瀑布，将他冲刷得干干净净。

我却很有些心虚：麻秆当初在号子里炮制的幻想，恐怕正一步步在我心里扎根呢。尤物艾琳躺在湿漉漉、长青苔的翠色巨石上，赤身裸体，金发碧眸，玛丽莲·梦露般咯咯娇笑，轻仰起头，不羁又妩媚，世间男子无不俯首称臣。她是梦之守护女神，她是来自“别处”，却在“当下”逗留的海市蜃楼，拦住了那把被偷藏起来的尖刀，那把随时准备上阵的尖刀，让它改日下手，他日再行落下。

“我长着一副成年人的头脑嘛。”麻秆总爱这么自夸。正是靠着这着儿，他才吃定了“黑彼得”，也就是博格路监狱的地下隔离囚室。某次，昆士兰夏日热浪肆虐的时候，麻秆被关进了那间老古董牢房，关了整整两周。看守给了麻秆半条面包，打发他吃上两个星期；还给了他四杯水，也有可能，是五杯。

据麻秆夸口，要是被关进“黑彼得”，他那帮博格路监狱的狱友只怕连一星期也撑不过去。因为牢里一半犯人，或者换句话说，世上任何一个大都市的一半居民，都是些长着“小屁孩头脑”的成年人。不过呢，你若真是成年人，又真长了成年人的头脑，那普天之下，便可任你遨游。

“黑彼得”里有一块椰棕垫，很扎人，跟门垫差不多大，跟麻秆的胫骨差不多长，他就睡在那块椰棕垫上。麻秆说，每天他都侧躺在垫子上，把一双颀长的小腿蜷到前胸，合上眼眸，然后哗啦打开通向艾琳香闺的那扇门，钻到艾琳白生生的床单下，温柔地贴住佳人，伸出右臂搂住艾琳光溜溜、白瓷般的小腹——就在那方天地里，麻秆整整待了两个星期。“蜷得像头冬眠的熊。”麻秆回忆道，“在活地狱里待得太舒坦了，根本不乐意出来哩。”

照麻秆的说法，我这副小屁孩的皮囊里，反而长着“成年人的头脑”。我只有十二岁，麻秆却觉得，血淋淋的故事吓不倒我。麻秆觉得，监狱里的破事都该让我听一听：有人鸡奸啦，有人用

打了结的床单勒断自己的脖子啦，有人吞下锋利的金属片，特意割伤自己的五脏六腑，好去阳光明媚的皇家布里斯班医院度上一周的假期啦。有些时候，我觉得麻秆把细节讲得太绘声绘色了，比如遭人鸡奸的屁眼鲜血直冒。“光与影哪，孩子。”麻秆却说，“哪能逃得过光，又哪能逃得过影。”总得让我知道牢里那些病恹恹、死翘翘的破事吧，这样我才会明白，关于艾琳的记忆意义多么深重。照麻秆的说法，血淋淋的故事吓不倒我，因为与我的灵魂相比，我的一身皮囊究竟是老是幼，根本不值一提。至于我的灵魂，经麻秆进一步推测，则介于“七十出头”与“老年痴呆”之间。几个月前，就在这辆破车里，麻秆还曾经提到，他倒是很乐意跟我同住一间牢房，因为人家跟我讲话，我不仅听得进去，还能记在心里。当时，蒙麻秆亲口许我“同室狱友”这一殊荣，一滴泪不禁滚落下了我的脸颊。

“眼泪搁在里头可不太妙。”麻秆说。

我没摸透麻秆话中的“里头”一词，究竟是指牢里，还是心里。不过，我还是哭出了声，半是出于骄傲，半是出于羞愧，因为我哪里配当麻秆的狱友，假如狱友也有配不配得上一说的活。

“不好意思。”我为自己掉的眼泪道了个歉。麻秆耸了耸肩膀。

“只怕以后眼泪少不了哩。”他说。

“你的结局，是一只断气的蓝鹌鹑。”

你的结局，是一只断气的蓝鹌鹑。

*

我将用我左手拇指指甲上浮现的乳白色“月牙”，去铭记积灰在麻秆那辆车的挡风玻璃上溅出的泥浆。这样一来，每当望见左手拇指指甲上的乳白色“月牙”，我就会记起神通广大、神出鬼

没的“博格路胡迪尼”¹——史上最杰出的“越狱王”亚瑟·“麻秆”·哈利迪手把手教我（伊莱·贝尔，长着一副“成年人头脑”的老成少年/监狱狱友优质候选人/有泪轻弹的小子）驾驶那辆锈迹斑斑的深蓝色丰田“陆地巡洋舰”的一天。

三十二年前，1953年的2月，经布里斯班最高法院一场长达六日的庭审之后，某个名叫埃德温·詹姆斯·德劳顿·斯坦利的法官，判处了麻秆终身监禁，罪名是他兽性大发地用一把柯尔特点45自动手枪猛揍一个名叫阿索尔·麦科恩的出租车司机，致其丧命。自此，报纸报道就经常把麻秆叫作“的士司机杀手”。

对我来说，麻秆却只是我的保姆。

“离合器。”麻秆指点道。

麻秆那久经风霜、晒得黝黑、布满七百五十根寿纹的小腿踩下了离合器踏板（毕竟，麻秆自己恐怕就已经七百五十岁高龄了），一条左腿绷得笔直。麻秆那久经风霜、晒得黝黑的左手推动了变速杆。一根手卷烟颤巍巍地粘在麻秆下唇嘴角的口沫上，先燃成黄色，再燃成灰色，最后燃成了黑色。

“挂……空挡。”麻秆说。

透过汽车挡风玻璃上的裂缝，我望见我哥奥古斯特。他坐在我家棕色的砖砌围墙上，正用右手食指写下草书，书写自己的生平，于虚空中镌刻着文字。

凌空落笔之子。

我家邻居老头吉恩·克里明斯曾经夸过：奥古斯特这小子凌空草书的架势，简直跟莫扎特弹起钢琴有一拼，仿佛一字一词皆不可违，来自冥冥之中，一股脑从上苍降临于此人纷繁的思绪。那

1. 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 1874-1926），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魔术师、脱逃术师及特技表演者。

字词不依托笔墨，不依托打字机，却依托半空之中、缥缈之物——乃是非心诚之人不可为的奇事。要不是只言片语偶尔被卷入风中，朝你迎面拂来，你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会有这等奇事哩。不管所思所想，还是每日题记，小奥通通都会凌空记下，嗖嗖挥舞右手的食指，把字句写入虚空，好像他不得不把它们一个不留地从脑中挥去，但又不得不让它们散入空中。于是，他随时会把手指浸入不灭的透明之井，蘸取无形的墨汁。有话搁在心里可不太妙，亮出来总好一些嘛。

与此同时，奥古斯特的左手却还紧攥着莱娅公主¹，只怕是死也不肯放手。六个星期前，麻秆领着奥古斯特和我去亚塔拉的露天汽车影院看完了《星球大战》三部曲，一部不落。当时，就在麻秆这辆丰田“陆地巡洋舰”汽车的后座，我们深深地为那遥远的星系心醉。我们的头搁在充了气的酒袋²上，酒袋又搁在一只散发着死鲑鱼味的旧蟹笼上。麻秆把蟹笼收在车后，紧挨着渔具箱和一盏旧煤油灯。当天夜里，昆士兰东南有着万千繁星，当“千年隼”号向屏幕一侧翩然驶去时，有那么一刹那，我恍然认定，它也许会马不停蹄地驶向我们头顶的这片星空，以光速直达悉尼。

“你小子在听我说话吗？”麻秆凶我。

“在听啊。”

其实我没在听，我向来都不怎么用心听。毕竟，我心里总在拼命琢磨奥古斯特的事、老妈的事、莱尔的事，琢磨麻秆的“巴迪·霍利”式眼镜，琢磨麻秆额头深深的皱纹，琢磨麻秆自从1952年对着自己的腿开了一枪，走路的步态就很搞笑，琢磨麻秆还跟我

1. 奥德兰的莱娅·奥加纳·索罗公主，是乔治·卢卡斯导演的著名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主传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

2. 将酒用软袋纸盒进行封装的方式在澳大利亚颇为流行，这种袋盒包装一般里面是塑料袋，外面是硬纸盒。

一样有块幸运斑，琢磨当我告诉麻秆，我那块幸运斑富有魔力，它对我很重要，只要感觉紧张、胆寒或迷失，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张望自己右手食指中间一节的褐斑，随后就会松口气时。麻秆竟然信了我的话。“听上去蠢到家了吧，麻秆。”当时，我对麻秆说，“听上去很离谱吧，麻秆。”谁知道，麻秆紧接着就亮出他自己的幸运斑给我瞧：它大得差不多快赶上一颗痣了，正好长在麻秆右手腕骨凸起的骨节上。麻秆说，搞不好是颗生癌的毒瘤，可惜偏偏又是他的幸运斑，舍不得弄掉。麻秆说，进了D9号囚室以后，他简直恨不得把这块斑当神物供奉起来，因为它让他想起艾琳左腿根部内侧的一块斑，就在离私处不远的地方。麻秆还向我保证：有朝一日，我也将会探知某个女子大腿根部内侧的那方宝地，我也将会体验马可·波罗初次伸手拂过丝绸时感到的曼妙滋味。

我喜欢这个故事，于是我又向麻秆交底：第一次在自己右手食指上见到这块斑的时候，我大概才四岁吧，算是我记忆的第一幕。当时我穿着一件褐色袖子的黄衬衣，坐在一张长长的棕色塑料沙发椅上。这一幕记忆之中，有一台打开的电视机。四岁的我，垂眼瞧了瞧自己的食指，望见了那块斑；抬眼向右扭过头，望见了一张面孔——我觉得是莱尔，但其实应该是我父亲，尽管，我并不记得生父到底长什么样。

总之，自始至终，这块斑就等于意识，等于我个人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刻。沙发、黄褐相间的衬衣——“嘭”！于是“我”来了，“我”来到了世间。我对麻秆说，我觉得，其他的事可就不太靠得住了，那一刻之前的四年简直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当我把幸运斑的缘起告诉麻秆时，他露出了微笑。他告诉我：我右手食指指节上的那块斑，乃是故土。

点火启动。

“见了他妈的鬼，你这‘苏格拉底’，刚刚我是怎么教你的？”
麻秆扯着嗓子吼我。

“小心别乱下脚？”

“你小子只顾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上去像是在乖乖听话，其实都当作了耳边风。你小子的眼睛滴溜溜在我脸上乱转，一会儿瞧东，一会儿瞧西，其实半个字也没有听到耳朵里去。”

都怪奥古斯特。谁让小奥不肯张嘴说话呢，像个闷葫芦一样。奥古斯特会说话，但他不想说话，反正我不记得他说过哪个字。他不跟我搭腔，不跟老妈搭腔，不跟莱尔搭腔，甚至不跟麻秆搭腔。不过，奥古斯特倒很擅长与人沟通：轻碰一下你的胳膊，哈哈笑上一声，或者轻摇一下他的脑袋，就抵得上一段又一段长篇大论。单凭拧开维吉麦酱瓶盖的派头，小奥就可以告诉你，他究竟是喜是悲；单凭给面包涂黄油的派头，小奥就可以告诉你，他究竟有多开心；单凭系鞋带的派头，小奥就可以告诉你，他究竟有多哀伤。

有些时候，我坐在小奥对面的沙发上，我们一起在雅达利游戏机上玩“打砖块”，开心得要命，在那电光朝露的一刻，我向奥古斯特望去——我敢打赌，小奥几乎马上就要开金口了。“说吧，”我劝小奥，“我知道你想开口说话，干脆说出来好啦。”奥古斯特微微一笑，把头朝左一歪，抬了抬左眉，用右手划出一道弧，好像正在轻抚一只无形的雪景球。他是在告诉我：“对不起啦。总有一天，伊莱，你会明白我为什么死不开口。但眼下为时尚早，伊莱，先好好打你该死的游戏吧。”

据老妈讲，自从她逃离我的生父，奥古斯特就闭上嘴巴不再